

收藏時間的人

| 閱讀場域

— 訪「薄霧書店」店主蔡南昇

Talk to Founder of Mist Bookstore Library

| Reading and Space

「雜誌的出版跟時間有關，它記錄某一個當下現象，這也是我著迷的原因。」



書店一隅。

文：李鴻駿
攝影：鄭宇辰

薄霧，音同博物；座落於台北公館鬧區二樓，一門之隔，切分兩個世界；靜謐的書店如寰宇，書與物件質量如星，彼此牽引，等待走對星球的人——這裡不做販售，只限在場閱覽，近千本的收藏，積攢多年的成果，是店主蔡南昇以空間收藏時間的方式；薄霧不只是書店，更是一座保存時間的雜誌博物館。



「薄霧書店」店主蔡南昇。

自幼喜愛畫漫畫，為一圓漫畫夢，1998年大學畢業，蔡南昇應徵到漫畫家賴有賢旗下做助手。然而，新世紀很快來到，台灣漫畫熱潮已是強弩之末，著名的連載一部部收掉，再加上網路新媒體竄起，又迎來中國市場的開放，新的時代有人潮起有人潮落，蔡南昇決定離開待了四年的漫畫業，自立門戶，投身平面設計的領域。

喜歡一個人作業，卻開了一間書店

「我知道我喜歡用畫面說故事，秉持著這個想法，開始接插畫案與書籍的美編工作。」蔡南昇坦言，自己不喜歡被限制，不喜歡讓別人來考試，他也有待過設計公司的經驗，卻因為理念風格相悖，試用期一過便趕緊辭職：「漫畫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事，平面設計也是。我其實不太喜歡在工作之餘，還得費心處理人際關係。所以在這麼多視覺相關的工作，選擇了平面設計，因為大部分一個人就可以搞定。」

不過，明明更安於獨自作業，卻開了間與人連結的書店，這該算是設計師的自我突破，還是自我虐待？蔡南昇笑稱，畢竟做了十多年的設計，也該做一點「設計以外」的事情了。一路走來，蔡南昇多次獲頒美術設計大獎，替陳綺貞設計唱片主視覺，也幫國內外知名作家設計書封，更在2016年操刀第53屆金馬獎專刊；也在這一年，他決定走出一個人的舒適圈，接下頂讓中的博思維書店，並加以改造成可供展示與活動之用的複合型空間。

對於這個與本性違背的決定，蔡南昇說：「我個人喜歡博物學與收藏的概念，無論是老雜誌、老文物或生物標本——所以薄霧是博物轉了個音，也有這樣的意義。我有很多收藏，再加上工作室也需要一個空間，我其實很希望透過這個空間來發生一些『設計以外』的事情。」

打造一座雜誌的博物館

設計師的書店，選書主題與本業自然密不可分。除了平面設計師的身份，蔡南昇同時也是一位雜誌收藏家，薄霧書店有三樣招牌收藏，分別是《BRUTUS》、《IDEA》與《デザインのひきだし》（設計的抽屜），其中，1980年創刊的《BRUTUS》，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，蔡南昇頗為自豪地表示：「這份生活雜誌我收藏了不少，創刊號算起的前五年，加上近十年的發行，還有八、九〇年代零星的數期——我不敢說是最完整的，但至少在公開檯面來看，我的收藏是最全面的。」另外兩份雜誌亦大有來頭，《設計的抽屜》每期提供豐富的紙樣，探索紙與印刷的多種可能；《IDEA》則是日本最權威、最重要的設計雜誌，每本破千元價格，錯過即向隅，不可能再版。

藏書、收書之道已成一番學問，鍾情收集日本雜誌的蔡南昇，對此亦有一番獨到見解：「雜誌的出版跟時間有關，它記錄某一個當下現象，這也是我著迷的原因。你可以從中看到當下時代的潮流趨勢、生活風格，甚至是流行什麼樣的編排風格。」蔡南昇進一步舉例，《BRUTUS》每年都有「居住空間學」的專題，以近百頁的篇幅，為讀者整理當年最熱門的居家風格：「這樣的主題不會變成一本書，書的出版有市場考量，可能力求一個更全面、宏觀的視野；而雜誌因為出刊的週期特性，有其獨有的時效性，才可以如此細緻的、反映該年居住空間的狀態。對我來說，雜誌不只是雜誌，更是時間的切片。」

以畫面訴說故事，是設計師的責任；在茫茫書海找到藏品，則是收藏家的工作；薄霧每本雜誌來歷，蔡南昇瞭若指掌，問起他獨門的蒐書密技？他笑答「管道非常多元」，大多網路，有些則靠機緣，很多收藏都是輾轉多圈、透支人脈後才終於到手。比如手邊一疊《設計的抽屜》，在通路方面，基於保護日本讀者的原因，舉凡熱賣或是重量級的主題，往往先留日本，台灣常有缺貨的狀況。蔡南昇只得透過認識的印務，請他以特殊管道，幾經輾轉方拿到該期雜誌，「如果知道這些心路歷程，讀者就會有『全台灣只有這裡才看得到』的相對重視！」他說。



薄霧書店的三本招牌收藏：
《BRUTUS》、《IDEA》和《設計的抽屜》。

「設計以外」的事

有別於一般書店的經營模式，薄霧書店反其道而行，不賣書、只收低消，藏書限店內翻閱，蔡南昇表示，這是刻意與其他書店做區隔的辦法，好處在於提供深度的閱讀體驗，壞處則是多了溝通、解釋的成本。

「外面的書店常有機會跟出版社合作新書發表會，然而國內設計書的出版並沒有這麼多，所以我們只能自己『製造題目』，讓知識內容變成現場的體驗。」蔡南昇舉例，目前薄霧正展出以白井敬尚《排版造型》為主的延伸書展，作者曾經擔任《IDEA》雜誌的藝術指導，然而這本書在華文世界僅有中國代理出版，於是蔡南昇提供收藏的《IDEA》，又找到《排版造型》的編輯——同時亦為平面設計師的張彌迪擔任策展人，協同展出大師的設計修改稿與《IDEA》雜誌的網格樣本，並透過線上的方式參與座談。

結合既有的收藏，橫向連結各方資源，甚至開設多種傳授實務經驗的工作坊，在「設計以外」拓展出極具價值的知識體驗，「如果你把這些內容放在書的載體，那就會變成書；但是如果把它具體化變成一種行為、一種體驗，那麼它是不是也是在書的範圍以內，但又超越書的本身？」他說。

蔡南昇以「製造題目」的方式，憑一己之力，令被動協力的書店，轉身成主動製造活動的那方，當年心懷「設計以外」的事，如今已成為推動議題的人。然而，化被動為主動需要投注巨大的心血，本業專職設計師，又多了書店店主的身分，自2016年開店至今，書店大小事務圍繞蔡南昇運轉，他也坦言，書店的確剝奪他許多休息時間，卻也帶給他一些信心：「開書店後，我強迫自己做了以前不會做的事，規劃活動、工作坊或是展覽，發現其實自己做的不比別人差；或許書店不會一直在，但自己在此期吸收的經驗，都能成為下一階段的養分。」

訪談過程，蔡南昇多次言及「時間」這個關鍵字，他也欣然表示：「有關時間的詭計，我都很喜歡。」收藏時間、保存時間，如同這座好似博物館的書店，是店主蔡南昇的人格展現，是他內心小宇宙，也如實地貫徹他的時間哲思——想起《星際效應》的那句話：「愛是唯一可以超越時間與空間的事物。」走進薄霧書店，你會擁有很多感受，而其中之一便是「愛」。

